

清新派言情作家

浅绿

女尊男卑的海域世界，一个是手握皇权的新任女王，一个是放荡不羁的风流浪子，如何演绎惊心动魄的海域奇缘？

完美结局，最新番外，独家奉送！

赠送作者精美签名照、唐卡手绘海报

《天配良缘》三部曲

大结局

天配良缘

之

TIANPEI LIANGYUAN ZHI
XIE LVYUE

浅绿
著

西列月

下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西 烈 月

下



天配良缘
之
XIEYU
TIANPEILANGYUAN ZHI

浅绿 著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—— 阅读改变女性，女性改变未来 ——



第十五章

测试游戏

顺着舒清的视线，众人也看了过去，只见孟衍颖出现在眼前，一身银灰长袍，脸上带着欢愉的笑容。舒清微微上前一步，轻轻拱手，说道：“孟老师，您来晚了。”她终究还是来了。只是她今日亲和的笑容和那日本阁前的冷漠完全相反，这让舒清一时还有些不适应。

孟衍颖左右看看，不以为意地笑道：“晚了吗？我看刚刚好！”刚才的那番精彩对峙，她可没有错过，只是不便那时现身而已。

舒清也只是回以淡淡一笑，也是，她只要出现在诗会就已经足够，刚才那么直接的剖析时政，可以说是她与年轻一辈的交流，以孟衍颖德高望重的身份，还是不出现的好。

众学子看见孟老师也亲临现场，心里不免有些激动。是康宁学院学生的，立刻上前行礼道：“见过老师。”

有些是其他地方初次进京的，大抵也听说过这位大师的名字，只是行着恭敬的躬身大礼，却不敢自称学生。一直独坐池边的尹宜也立刻起身，

懒懒散散的邱桑也赶快放下酒壶，两人都恭敬地走到孟衍颖身旁，老实地行礼，“老师。”

就连已经躲到一旁的瞿裘，也满是恭敬地行礼道：“见过老师。”

舒清微笑，请孟衍颖来，还真是对了，原来尹宜、邱桑、瞿裘都是她的学生。这位老师可比自己受人待见得多。那种或敷衍或献媚的恭敬和发自内心的折服尊敬，完全不可相提并论。

孟衍颖向着众学子微微颌首，示意大家不用行礼了。看了一眼围上来的人群，孟衍颖笑道：“不是开始作诗了吗？继续吧！让我也看看你们是否长进。”说完还微笑着看了舒清一眼。这女子的才学也深得她心，上次的穷达之论，已是佳句，其中还隐隐透出的大气淡定，让她印象深刻。

老师已然发了话，众学子自然连声叫好，得孟老师指点，是平民学子最大的荣幸。所以各人都开始准备诗句，就连尹宜和邱桑，还有刚才极之不屑的瞿裘也开始低头思考起来。

舒清浅笑着看着这些人，国之栋梁应该就从这些人中间产生了，她对于所谓的诗词歌赋，还真的不太感兴趣。就如那瞿裘所言，那些尽可以等考试当日再来展现也不迟，她想看看这些学子自身性格及修养上的不同。

舒清对着孟衍颖低声说道：“诗刚才已经作了，不如……来点新鲜的，如何？”

这是朝廷办的诗会，她还不至于自我膨胀到认为堂堂左相需要听她摆布，说到底，她也不过是为了给学子们信心而请来的旁观之人罢了。不过说起新鲜，孟衍颖也确实挺有兴致，于是回道：“就依你。”

孟衍颖刻意表现出来与她的熟稔，只怕是感念她是真心促进科举在平民间的推广。舒清对她感激地一笑，转而看向众学子，笑道：“今日天气甚好，不如，来做个游戏。”

游戏，对于这个词，学子们表现得有些陌生，但还是安静地等她说完。舒清走向荷塘，信手摘下一朵初开的粉荷，说道：“大家抽签决定，分作四组，待会儿给你们几道考题，哪组完成了所有题目，再登上高台，

取得我手上这枝莲花，就算赢。哪一组中只要有一个人做到了，那一组就赢。当然，每一组都会被隔开，不能看别组是怎么做的。”

她解释完之后，学子们有片刻的呆愣，回过神来后，就和身边的人轻声议论着。舒清转而看向孟衍颖，问道：“老师觉得如何？”只要她说好，其他学子就算颇有微词，也只能乖乖从命。

孟衍颖虽然一时还不太明白舒清此举的用意，但是依然笑道：“很有新意，我很期待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她也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人才。

舒清朗声问道：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又是一阵低语，邱桑上前一步，问道：“考题完成的好坏不计吗？”她对于这个所谓游戏，还挺喜欢的，比起那些逐个论诗，要好玩得多。

舒清摇摇头，回道：“当然不是。只有考题通过孟老师审核通过之后，才有资格上高台。”

孟衍颖心头苦笑，这丫头还真会利用人，这样一来，谁也不会对评判结果有异议了。

舒清环视众人一眼，继续问道：“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？”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只得无语点头，也有少数兴致勃勃的，例如邱桑、瞿裘之类。

没有人反对，那就开始吧。舒清吩咐人给这五十多人轮流抽签，将她们分成了十三人一组。还有一些人则在场上拉开了白布，分出四条道。组分好之后，一切游戏所用道具也准备齐全。

孟衍颖坐在舒清为她安排好的分道尽头，这里不但可以看见各组比赛的情况，还能等距离地收纳学子们交上来的答卷，谁也不吃亏。这个舒清不简单，从她提出游戏到现在，不到半炷香的时间，一切已然准备完满，可见她的安排及控制能力之强。

众学子按分组在白布隔出来的小道前各就各位，舒清朗声说道：“开始！”

众生之相立刻显现出来：有人一听令下，立刻冲入其中，拿起矮几上的试题，研究了起来；也有些人慢条斯理地走过去，将试题拿在手里，细细评鉴。

舒清舒服地坐于高台之上，饶有兴味地看着她们的一举一动。

瞿裘果然是有傲慢的资本的，只见她拿到试题之后，只轻轻地牵动了一下唇角，不理睬身边如无头苍蝇一般的学子们，拿起旁边准备好的笔墨，认真地作答起来，样子轻松惬意。

舒清转而看向另外一组，很巧合地，尹宜和邱桑居然分在一组。尹宜拿起试题，看了一眼，表情也是颇为轻松，但是她并没有急着作答，而是盯着高台看。那么高的台，没人帮忙，如何上得去？

和尹宜一样盯着高台看的，还有邱桑。她自始至终没有看过试题一眼，进入之后就开始环视周围的环境。一会儿之后，她拿起试题，对着身边同组的学子不知道轻声说了些什么，十几个人围在了一起。

再看另外一组，似乎有些人是早就相熟的，所以拿了试题，相互讨论着。只是三三两两，各自组成了一个小团体，看得出小团体由其中一人主导。

再转而看向邱桑那一组，似乎经过一些讨论商量，已经有了结果，不过就在她们商量的时间里，很显然，瞿裘已经完成了第一题。

好在商量之后，这一组的分工立刻明确了起来，两个女子围在一起，一边讨论，一边动笔，速度也是极快。而尹宜和另三个女子分立两边，各自忙活着。其他的人，随着邱桑站在高台前，观察着路径，不时还相互讨论着。

舒清轻轻抚摸着手中的粉荷，满意地浅笑着。邱桑，这个将店铺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小老板，果然没有让她失望。

很快，她们的第一道试题顺利完成，尹宜也在此时，将手中的绢纸递了出去。而瞿裘也完成了第二道题。

看到这里，孟衍颖已然了解舒清的用意。官场为官，涉及政治，从来

都不是只要才学过人就万事大吉的。有时候，锋芒太过，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舒清想的这个游戏，表面上看是比众人才智，实际上比的应该是心智吧。

文人相轻，这是千百年来的传统，这些个饱读诗书之人，或多或少，心中都会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，何时想过要相互合作。再则，最后拿到莲花，只有一人，自己的付出，只为别人拿了风头，试问这些心高气傲的人，怎么会服气？只可惜偏偏朝廷要的，就是那些懂得顾全大局之人。孟衍颖轻轻摇头，她们要学的，又岂止是那几本礼仪道德、诗词歌赋之书。

因为位处制高点，能够统观全局，所以了然舒清用意的，也就不止孟衍颖一人，纱帐中的三人都看得入神。只是各自的重点和感慨不一样罢了。

安沁宣再一次折服于舒清的心思，她竟能想到通过这样一个游戏，看出这些学子性格和行事上的优缺点，她确实是个妙人儿。发现人才，对于上位者来说，与留住人才一样重要，而她撒的这个网，已然网住了几尾大鱼。

西烈月也满意地看着学子们的表现，对于服务朝廷的人选，她心中已有经纬，舒清这一招，果然是好。心神虽然放在下边的比赛上，但是西烈月还是不时暗暗观察着青桐的表情。他停留在舒清身上的眼光已经太久了，久到让她担忧。

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青桐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，一双眼，一颗心，似乎不由自己控制般地想要看向她，清风粉荷，都不如她淡雅恬静。原来，她的口才如此之好，原来那淡淡的笑容，也可以让人倍感压力，原来，她的心思奇巧无比，原来……原来……

西烈月从青桐平静的面容却异样炙热的眼中，看到了情动的心思。再看向舒清，她安然地站在高台之上，手中的粉荷轻晃着，淡淡的笑容随着纷飞的青衣、飘逸的长发，在风中摇曳荡漾。轻叹一口气，西烈月无奈地摇摇头，下面的学子就算再出色，青桐估计已全无心思，他的心神只怕已

经完全系于那抹青衣之上了。

舒清却不知，自己荣幸地成了“倾城公子”垂青的对象，她的注意力，全放在这场游戏上。只半个时辰，因为邱桑这组采用的是分工合作的方法，所以她们的三道试题已经破解。孟衍颖拿在手上的三张答卷，不得不说，皆是上乘之作，于是点点头，放她们通过。

这时，邱桑将手中的三道试题折好，交到一个相对娇小的女子手中，原来察看高台地形的女子们也各就各位，准备将那个娇小的女子托上高台。瞿袭也已经完成了三道试题。孟衍颖满意地点点头，能在这样短时间里，一个人完成试题，还完成得如此工整，瞿袭也算是她教过的学生中天资出众的了，只可惜那性子过于张狂了。

孟衍颖点头通过，瞿袭立刻赶到高台下。只见在众人的帮助下，一名女子已经快要登上高台。瞿袭微微地皱起了眉头，脸上淡淡的不屑却没有掩藏住。她绕到高台另一边，利落地一个翻身跳跃，已经成功地跃上了一半。

舒清暗自喝彩，果然恃才放旷的人，都是非同寻常的。她不仅才学文章出众，仪表堂堂，就是这身手，也不赖啊！舒清正看得入神，那娇小的女子已经上了高台，有礼地行了一个躬身大礼，将手中的三张试题送上。舒清并没有展开试题来看，直接将手中的莲花递给她，并大声宣布道：“你们这一组赢了。”

舒清话音一落，相隔的白布也在此刻落了下来，而瞿袭也上了高台，紧紧握着手中的三张试题，她没有说一句话，翻身下了高台。她没有异议，有人却不认同地叫道：“怎么可能？”

舒清早料到会有这样的质疑之声，轻轻抬手，说道：“来人，展开试题。”

一会儿工夫，三张试题在众人眼前依次展开。

一张生动的艳阳清荷图画得惟妙惟肖，与右上角的诗歌，也正好相映成趣。所有人拿到的诗都是同样的，对于诗中的意境，她们也揣摩了很

久，所以没有人对这幅恰到好处的画作有任何说辞。

第二张棋局图展开，又是一片赞叹，她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还有这样妙的化解之法？真是妙哉！

第三张曲谱亦缓缓展开，底下又是一阵细细的讨论之声，有人还低低地哼唱起来。

精妙的三张试题，就连瞿裘这样自命不凡的人，都不得不佩服，原来因愤愤不平而紧握的手，也缓缓松开。然而，一个粉衣女子看过试题之后，更是激动，对着舒清说道：“左相大人，她一定是作弊。我和她从小就认识，她不可能这样快完成这些试题。”平时连作首诗也要大半天的人，怎么可能在短短的半个时辰之内作出这样的试题。

舒清依然浅笑着说道：“邱桑，不然你来给大家讲解一下。”

邱桑也大方地轻轻作揖，指着三张试卷依次解答道：“这画是李珍和刘思雨所作，棋局是尹宜所破，曲谱是卫澜所续，其他人，助她登高台。”合十三人之力拿第一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

怎么可以这样？

舒清和孟衍颖都在这儿，下面的学子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都是愤愤不平。邱桑却不以为意，左相只说解了那些题目，第一个上高台的组别就赢，又没说要一个人完成。

舒清也只是微笑立在一旁，不做解释。不管是这些平民学子，还是那些世家子弟，所受的教育，多半是以自身学识为主，很少懂得欣赏别人，更别说还要与别人合作，或者是将自己的功劳拱手让人了。而这些，往往是做人处事中必不可缺的，邱桑今天也算是给她们上了一课吧，只是很多人未必懂得。

左相已经宣布了第一名，其他人纵使有什么不服气的，也只得憋在心里。舒清朝身后的纱帐望了一眼，笑道：“既然你们赢了，当然有奖励。有一个人，要给你们嘉奖。”这个时候，是西烈月露脸最好不过的时机了。

学子们好奇地看向左相身后，只见一个蓝衣女子，英姿飒爽，扬着爽朗的笑容，迈着坚定的步伐，缓缓走到舒清的身旁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猜测着这个气宇轩昂的女子，到底是什么人。此时孟衍颖惊呼一声：“女皇？”

她有些不敢相信，想不到朝廷居然如此重视这一次的科举。五年前，她曾经奉旨入宫，在御书房的时候，见过当时还是太女的西烈月，那潇洒凌然的样子，让她印象深刻。五年不见，她越发大气了。如此看来，有女皇亲临，舒清清自己来，怕也只是为了锦上添花而已。

一片安静的荷塘边，孟衍颖不算大声的轻呼，已经足够学子们听得清清楚楚。学子们从不敢置信，到欣喜万分，再到惊恐跪拜，一会儿工夫，荷塘边便响起响亮的呼声：“女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

西烈月依然笑着，笑容也颇为亲和，轻轻抬手，朗声说道：“都平身吧。今日诗会，只论诗词，其他的，能免则免吧。”

西烈月走到孟衍颖身边，扶着她的手，轻轻点头，算是打了招呼，笑道：“这位就是孟老师吧？有礼了。”

孟衍颖虽然没有受宠若惊，但是还是缓缓行了一个揖手礼，回道：“不敢当，陛下万福。”

西烈月再次微笑，来到邱桑这一组面前，赞许地说道：“你们这一组人，团结协作，很好。来人，赐酒。”

数十个蓝衣女侍，端着白玉青花杯，依次将酒送到她们手中。邱桑举着杯子，倒也不显得拘谨，笑道：“谢女皇赐酒。”

尹宜则是端着酒杯，若有所思，直到其他人也跟着说道“谢女皇赐酒”，她才缓缓抬头，看着西烈月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最后，还是没有说什么。

西烈月也高举酒杯，干脆地笑道：“干。”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。

舒清看得出，西烈月对邱桑，似乎相当满意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三甲之中，必有她一个。

女皇都如此豪爽，得以赐酒的学子们自然也豪气万千地回道：“干！”

舒清暗暗观察瞿裘，就在其他学子为了女皇赐酒或羡慕或不平的时候，她却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脸上带着愉悦的笑容，和刚才急功近利的样子有着天壤之别。这个人，真的很奇怪，有时狂妄自大、目中无人，有时又大方淡定、从容不迫。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？舒清承认，此刻对她的兴趣要比对尹宜、邱桑高得多。

西烈月再次举杯，说道：“今日应该大家同乐，每人赐酒一杯。”

女侍们动作迅速，立刻给在场学子送上美酒。得女皇赐酒，这是平民们一生都难以奢望的恩赐，今日却得以实现，不少学子都激动得哽咽了起来，众人也大声谢恩道：“谢女皇赐酒。”

西烈月走到学子们中间，赞誉道：“今日看见各位的表现，朕觉得很欣慰。学子们的学识修为，都属上乘，将来，能为国为民效力，是海域的福气，也是众多黎民百姓的福气。朕希望，三天后的科举考试，你们有更好的表现。”

舒清暗笑，作为最高统治者，本身就是被神话的个体，只要稍稍激励，这些学子就会个个像是吃了兴奋剂一样。现在她终于明白，古书记载，御驾亲征对将军、兵士、人民的鼓励作用了。

果然，众学子立刻躬身回道：“我等定当全力以赴。”

西烈月仿佛早已经习惯众人的反应，满意地再举酒杯，说道：“干。”

“干。”

舒清有些担心西烈月的身体，她在粉妆的掩盖下，虽然看起来气色还不错，但是毕竟身体还没复原，她已经连喝两杯了。

显然西烈月也很明白自己的身体，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她放下酒杯，笑道：“你们继续交流吧。”说完慢慢向纱帐走去。

“恭送女皇。”学子们再行大礼，直到西烈月走进纱帐之中，才缓缓站直身子。舒清很想跟过去看看西烈月的情况，看她走得如此仓促，怕是身体已经承受不住。但是学子们颇为兴奋，西烈月已经走了，她实在不便

消失，有安沁宣照顾，她应该没事吧。

西烈月掀开轻纱，走了进去，脸上没有了刚才谈笑风生的闲适，紧紧蹙起的眉头已经说明刚才她不过是在强撑，脚下已有些踉跄。安沁宣伸出手，将她揽进怀里。邪魅的唇角依然轻扬，说道：“你还有胆子喝酒，厉害啊！”

他这明显就是幸灾乐祸，很想狠狠瞪他一眼，无奈腰被他紧紧环着，无法转身。

青桐看到西烈月似乎很难受的样子，也上前一步问道：“陛下，您无碍吧？”

还是青桐可爱，虽然平时都是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，关键时刻，还是很贴心的。西烈月轻轻摇头，回道：“没事，回去吧。”

青桐继续在石凳上坐下，虽然没有再盯着舒清看，但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西烈月却不能依他，再让他留下来，只怕这个泥潭，他是要越陷越深的。靠在安沁宣怀里，西烈月不容他抗拒地说道：“立刻走，朕送你回去。”

她的语气强硬，青桐只是轻轻一笑，他算是什么人呢？他有什么资格和一国之主斗气？自己不过就是一枚棋子，在母亲眼里是，在她眼里又何尝不是？没有再说什么，青桐立刻起身从后面走出纱帐，向停在前面的马车走去。

看着青桐自嘲的笑容还有那落寞的背影，西烈月也觉得自己的语气是重了一些，这时，安沁宣还风凉地说了一句：“看，你伤了一颗纯纯的少男之心。”

西烈月暗暗吸了一口气，一记用力的肘击，狠狠打在安沁宣的腹部。听得耳边明显的抽气声，西烈月整整衣裙，心情颇好地走向马车。

安沁宣苦笑着揉着痛处，她真是出了全力，这一击估计得瘀青几天。他收回以前说过的话，她和其他女人一样，不同的只是撒起泼来，更狠！

马车一路颠簸，青桐坐在最里面，靠着车壁，眼睛没有焦点地盯着窗

外飞逝而过的景物，就是不与西烈月对视，只当她不存在一般。

西烈月对他这孩子气的举动，暗笑在心，坐到他旁边，懒懒地靠着，问道：“有没有看中的？”

青桐仍是不理。

西烈月继续说道：“那个叫邱桑的才思机敏，是个不错的人才，不然，沉稳踏实的尹宜也不错，如果你喜欢张扬外放的，瞿袭也可以考虑。”

青桐仍是不理。

西烈月看着他完美的侧面，再次开口，说道：“只有她，万万不行。”

一直对她视而不见的青桐，却在这时低低问出一句：“为什么？”他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些平民学子都可以，她就不行。

青桐愿意和她说话了，西烈月却心下一凉，从小到大，他与自己斗气，不管她说什么，怎么逗他，他都不会理睬她。长一点，数月，短一些，也要三五七天。但是今天，就是那么一个“她”字，青桐就回话了，可见，他对舒清的好感，不是一点点。或者说，已到了喜欢、爱慕的地步了吧。西烈月轻叹了一口气，劝道：“青桐，她，不适合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什么是所谓的适合？什么又是不适合？

看他倔强的样子，西烈月直言道：“她已经有了夫郎了。”这样总可以断了他的念想吧。

谁知，青桐撇撇嘴，不在意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那个霸道的男人。”他是见过的，那个能让她变得不一样的男子。

“你知道？”西烈月下这彻底被惊到了，青桐居然是知道轩辕逸的存在，知道舒清已经有了夫郎，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还是让自己陷进去？她还记得，四年前，他成年之时许下的誓言，决不做别人的侧君！今天，他就全不在意了吗？

西烈月也有些恼了，说道：“总之，她不行。你喜欢她，注定会伤心失望的。”

青桐回过头，看着西烈月显得激动的脸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她在你眼里真的这么差？”

西烈月摇头，说道：“不是，是她太好了。”她承认，舒清这样既专一又温柔的女子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最佳妻主，但是也就是她对感情的执着，注定是要辜负其他人的心。

青桐一愣，问道：“你是说我配不上她？”

西烈月哭笑不得，“青桐，这和配不配得上，没有关系。她与那个霸道的男子之间，没有你的位置，她心里已经有人了，不会再有别人。你明白吗？她和普通的海域女子不一样，就是你愿意做她的侧君，她也不会同意的，她信奉的，是一对一的爱情，放弃吧。”

轩辕逸为舒清做的，连她这个外人都深深佩服，舒清又怎么会辜负他？他们所经历的，青桐又怎么会懂？

“一对一？”这不正是他所向往的吗？原来，她与他想的一样。其实陛下也不需如此担心，对于舒清，他还不知自己真正的想法，只觉得，她是如此的特别，如此的美好。他也没有想过要破坏她与夫郎的关系，他只是在想，能够一直待在她的身边，是一件多么值得期待的事。

“你！”看他无限欣喜向往的样子，西烈月气结！再次说道：“我答应你，绝不让你嫁给西烈凌，你可以慢慢选妻主，只要不是她。”

青桐慢慢将视线投向窗外，又恢复了面无表情的样子，“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陛下不用为我担心。”

多说无意义，西烈月告诫道：“你会后悔的。”

青桐却只是盯着窗外，一路无语。

熙王府。

斐汐诺坐于木椅之上，急切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倩儿去了之后，他一直留在熙王府，一是为了祭奠倩儿，二是为了查出倩儿为什么会突然去世。他知道，倩儿绝不是病逝，一定有人在背后捣

鬼，他一定要找出这个人，为倩儿报仇。

黑衣男子恭敬地跪于地上，如实回禀道：“回主子，‘天涯芳草’的老板风絮，是个孤儿，小时候被人收养，一直没有离开过峡谷。三个月前到京城开了‘天涯芳草’，只招待朝廷命官。那些花瓣，经查实，产于峡谷深处，名唤‘幽冥’，长期服用，可上瘾，过量吸食易死亡，不得服用，会出现诸多不适反应，重者亦会死亡。”

“这么说，倩儿就是死在那‘幽冥’之下？”“幽冥”？天下竟有如此阴毒之物。

“应该是，女皇和泯王应该也是受此‘幽冥’之毒。”

斐汐诺的手不自觉握紧，“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男子从怀里掏出一本册子，双手奉上，回道：“在峡谷，属下搜到一些手记，风絮好像是受了师父之命这么做的。”

斐汐诺激动地站了起来。“他师父是谁？”

知道他急切的心情，一直跟在斐汐诺身边的老仆立刻接过册子，递到他手上。

“风秦闵。”

风秦闵？这个名字有些熟悉，但是又仿佛不认识。斐汐诺迫不及待地翻开册子，想要知道这个夺了他爱女性命的人，到底是谁。

屋里寂静无声，斐汐诺的脸色，却因为手中的册子，变得惨白，一双英气的眼，也睁得有些狰狞，手不住地轻颤着，嘴里不住低吟着：“是他！！是他——”

风秦闵居然是风秦宿的哥哥！

风秦宿，当年以妖媚之姿迷惑女皇的男人。女皇为了他，荒废后宫，他几乎失去了最爱的妻主。他也是为了海域，为了朝廷，才想要除掉他。可是为什么！为什么十五年之后，又是因为这个男人，他失去了最爱的女儿。手记里，全是因为失去弟弟而对皇室，尤其是对他的愤恨，字字句句，都是要皇室陪葬。

如果一切都是他造的孽，为什么要报在倩儿的身上？

斐汐诺忽然低吼一声，将册子扔在地上，眼神既恍惚又狂乱，不停地重复着，“是我，是我害死了自己的孩子！倩儿……倩儿……”

他忽然变得癫狂，身边的老奴吓得手足无措，一边安慰着他，一边连忙捡起地上的册子。才看了两眼，陪着斐汐诺风风雨雨数十年的他，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

依然半跪着地上的黑衣男子好像还有话没有说完，但是斐后显然已经陷入疯狂的边缘，让他不知道该不该继续说下去，斟酌了一会儿，男子低低地说道：“主子，但是……其中仍有蹊跷。”

只是斐汐诺根本无心理会他，他沉溺在自己的心绪里，不住呢喃的，只是他的倩儿。

在斐后身边多年，老仆也不是一般人，一听到还有蹊跷，立刻问道：“什么蹊跷？”

男子回道：“风秦闵三年前就已经去世，他的徒弟一直都没有报仇，直到他另一个徒弟半年前死亡之后，风絮才开始报复的。他的另一个徒弟，叫风律，据说五年前曾经到过京城。”

虽然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内容，但是为什么偏偏是在另一个徒弟死后，才开始报仇？还有，那个叫风律的人，在京城又做过什么？一切都是谜。

老仆说道：“你立刻去查风絮和风律的生平，还有他们都做过什么。”

男子看了斐后一眼，见他紧紧拉着老仆的手，想了想，男子还是回道：“是。”说完利落地出了屋外。

屋里只剩下轻轻的叹气声，忠心耿耿的老仆人，看着神色恍惚、痛苦不堪的斐汐诺，面露担忧之色。